

晋南民俗与民



晋南民俗与民





中国和平出版社



晉南民俗与民艺

初一到十五

目录

CONTENTS

晋南民俗与民艺

主 编：苏 光
编 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允衍 小 河 于 木 尹向前
赵大勇 周回锁 郝 相
摄 影：丁允衍 刘安新 陈久丰 单小刚
封 面：王砚波
美术设计：希望艺术设计所
责任编辑：王砚波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胶印厂印刷

12开 印张 5 1987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37-031-3/J·7

统一书号：8481·072 定价：15 元



序

8

1

花纸报春

15

2

满门增福

21

3

龙飞凤舞

33

4

万象更新

47

文选

52



今之黄河，亦古之黄河。
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黄河创造了东方文明。
黄河的文化，见之于书帛管乐，见之于民间风情。
它们是有形，亦无形……





当民间艺术家创作出一种艺术产品，起到一定社会作用时，当然是一种享受；而当着生产这种产品过程所进行创造性劳动时，同样也是一种享受。因为艺术产品是情与美的结晶体。浓厚的社会风情，是创造美的出发点，因而民间美术，总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特定生活方式和民间风俗习惯。民俗与民艺，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姊妹。

一九八四年十月上旬，全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美术委员会在临汾开幕，临汾、运城两地区共同举办了“晋南民间美术展览”，得到全国专家、学者的赞赏。大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写了不少有关民俗和民间工艺的文章，使我们从理论到实践上提高了对晋南工艺美术的认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而对我来说，还有另一方面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把我的感情拉回到童年时代的回忆。好像已经失去了多年的东西，一下子又得到了，这种意外的感情联想，使人迷恋忘返，如入梦幻的境界。人们在怀旧时，常常想到的就是这些具体而细小的东西。这是因为在它们之中有着往日生活多次出现而复合了的种种传说和民情风俗的缘故。

对于晋南木版年画、剪纸和其它工艺品等，我们虽然早已搜集整理过，但那是平凡而琐碎的工作，谈不上什么创造性。但也无可讳言，工作中也含有一点思故之幽情。现在我已近耄耋之年。暮年怀故，益发从爱好民间美术中表露出来。在参观晋南民间美术展览的同时，还看了晋南锣鼓的表演和蒲剧青年团的演出，耳边听到的是激越而悠扬的鼓乐声，眼前呈现的是“鹅黄鸭绿鸡冠红”从小就熟悉的民间工艺美术品，这一切唤起我对许多往事的追忆神游，感情豁然升华了，孩提时埋藏在心底的艺术种籽猝然萌发了起来。“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一撮蜀土，能使张大千先生老泪纵横；一个泥娃娃，能使侨居他国的炎黄子孙对它发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痴问；一件小小的民间玩具，能使他（她）们不由自主地吟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名句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美术，正是进行爱国、爱家乡教育和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好教材。

晋南民俗与民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实物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形成，它早已分为宫廷和民间两大体系。我们这里收集的纯粹是民间工艺美术资料，不包括庙堂和商品化了的古代和现代工艺品。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演变，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工艺范围的扩大，民俗和民艺亦有所改变，但来自民间的东西，始终总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和家乡的风情。

过年，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节日，但对每个人来说，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感受。当我还上小学的时期，并不把正月初一才当作过年，而是把腊月二十三就认作是过年的开始。民谚有云：“腊月二十三，灶爷上了天，灶爷放了学，学生出了监。”“出监”好比犯人被释放，就是放寒假，一放假，就开始繁忙的年份准备工作，这对小学生们来说，就已经是享受着节日的自由欢乐了。这时，那种等待过年的急切心情、盼望和欢快的情绪，比正月初一还要浓郁。从腊月二十三起，既然灶君（以及诸神）已经上了天，就是说直到月尽（即除夕）这七、八天之内（因为有“大尽”、“小尽”之分）人间是处于“无神”的真空状态。所以人们才敢在“腊月二十四，扫刷泥炉子”，而把旧的神码统统付之一炬。从我记事时起，就觉得扫刷这一天特别好玩。被晒晒在院子里，就在搭着的被子夹缝中嬉戏，大人们翻箱倒柜清扫，孩子们则抢抽屉里的稀罕东西玩耍。不管大人们如何斥责，总是我行我素。这天，人们只能吃两顿饭，早饭吃得很早，晚饭却很迟，到扫除结束，屋内窗明几净，摆设整齐，新炉子泥好生火之后，点上了灯，才开始做晚饭。这时，一年一度“老鼠娶亲”，的仪仗队又该从烟囱中过来了。也许是大人们嫌小家伙碍手碍脚，或因他们也具有一番童心，一到点灯，就让家里的娃娃统统到炕上烟筒角里，听老鼠娶亲的鼓乐队路过。孩子们是巴不得捱到这个时刻的，于是一个个都竖起耳朵静听，过一会儿，锅里的水快开了，由小而大（似乎由远而近）发出吱吱哇哇的响声，活象娶亲的唢呐。孩子们信以为真了，虽然明知是哄他们，却甘愿受骗。但，好景不长，到锅一打开，声响没有了，大人们便说，看，老鼠被猫吃了！这下孩子们情绪懊丧了，恨不得把猫一棍子打死。当然这是童话，却遍及全中国，打动着无数个幼小的心灵。

过了腊月二十四，家乡还流传一句口头语：“腊月二十七、八儿，洪洞城里看画儿。”就是说该办年货了。办年货当然不光是买年画、门神、灶君之类，还要买鞭炮、高升、对联。此外，吃、穿、用的。如小孩的花帽、鞋袜、粉条、海带、木耳……一应俱全，都得置办齐备。到腊月三十日的前夕，家家户户都捣调料、剥馅子、蒸馍馍、炸油糕，准备过年的吃喝了。十五六岁的姑娘娃娃，边捣调料、剥馅子边歌唱，好象劳动号子似地有节奏地唱着：

“今嘛啦，明儿啦。

后儿这会儿年下啦。

圪兰、锅锅搭下啦。

麻花、馓子炸下啦。

炒花椒、捣胡椒。

喽喽儿婶子捏年糕。”

穿新鞋、戴花帽。

等着“接神”放鞭炮”。

• 注：都是一种食品。

到月尽这天，一旦把所有新的神码及其它装饰品张贴起来，过年的气氛就完全显现出来了。这时，有的男孩还急不可待地从村子里报来新消息说，吊子也挂起来了，村子当中正在垒火塔。这就万事俱备，只等年来到了。

劳动创造世界，“年”也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人们乐于过年。

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鲁迅语），过年过节就是民间艺术的展览节日。刺绣在人民生活 and 民俗中占有很大比重，颇具有地方特色和诱人的魅力，因为它和许多情歌联系在一起，其情趣更令人醉心。过年以后，按旧日的风俗，“破五”以前不做活，“破五”以后货郎担子才进村。但新正月的货郎却与平常不相同，他卖针卖线卖麻糖，卖各色玩具加琉璃吃崩，这又是一番新的景象。看吧，小姑娘们一群一伙地手之舞之，对着货郎调皮地又唱起来：

货郎担子摇一摇。

大姐二姐瞧一瞧。

买针哩买线哩，

买朵绒花要戴哩。

买几朵？买三朵，

姑娘一朵我一朵。

丢下一朵闹秧歌，

秧歌秧歌别走哩。

吃瓜女子打扮哩，

俺家的娃娃要跟哩。

戴上风帽打灯笼。



“风帽”是我们家乡一带娃娃们挡风的一种花帽子。为了装饰，还带有一定“好管”的迷信色彩，帽子的前沿缀有一排金属小佛爷和两串小铃铛，帽沿钉一排白色兔子毛，后面吊一撮兔尾巴，帽体是大红缎料绣着各色花纹。看闹秧歌，带着娃娃戴着风帽出来，乃是妇女们一种心灵手巧的比赛。

比赛归比赛，学习是学习。心灵手巧的，也是相好的。她们做起活来，常常纠集在一起，不是你在我家；就是我在你家，一块儿纺线、抽纱、纳底、绣花。跑到一起来，就一点也不老实，说是做活，却始终有打有闹，有吼有笑。纺线时一起纺线，绣花时一起绣花，不知哪位心灵手巧的在挑头，集体创作了那样一套“十对花”？就那么一摇一纺毫无顾忌地唱起来。领唱者问：

我说我的一，谁来对我一，什么开花在水里？接着大家齐唱：你说你的一，我就对你一，莲根开花在水里。



这样依次问答，到“十对花”唱完，就要前仰后合大笑一场。

这伙人也真古怪，干什么干什么，纺线时全都纺线，绣花时全都绣花。到针线一动，就有人开始哼哼了。只要有人开头，轻声的齐唱就会随之而来。凡哼到那首脍炙人口的“绣荷包”的唱词：……

狗儿汪汪叫，娃娃来打搅。三更里的荷包，绣也绣错了！

这时候，把手里的针线活丢开，互相打搅起来。有的还叫出那位未过门女婿的名字在嘻弄别人，对方有时就喊出她公公的外号予以反击。这哪里是做活？分明是自我陶醉！

诚然，这许多绚丽精巧具有永久魅力的民间艺术品，也绝非在十六七岁的闺女们的厮闹中产生，她们的手艺是从老一辈人一代一

代传下来的，它贯注着民间艺人和农村妇女们的匠心，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从不少半成品的刺绣中还可看到，有的是画了再绣，有的是剪了再绣，在刺绣时还有对画稿或剪稿改动过的。可见，没有画和剪的功夫，刺绣也绣不好。通过两千多件的刺绣资料中看，没有绝对重复的东西，足见不是完全摹仿前人，相反，倒可看出其独创的技艺来。比如，在为数最多的小孩鞋、帽、围嘴、兜肚等的刺绣品中，对塑造胖娃娃的形象，就有各种不同的花样和人物性格。如象把几个躺着娃娃用连环套的构图和针法绣在一个围嘴上，形成一种特有的装饰趣味；有把“五毒”中的蝎子、蜈蚣等，绣成毒虫身子娃娃脸，完全近乎漫画；有的同是用的“连中三元”歇后语，则有石榴“元”和柿子“元”两顶端、老年

人用的绣花眼镜盒，以及其它花馍馍、印花包袱皮等等，虽然用途各不相同，而呈现出民俗与民艺的美学情趣却是一致的。至于那些并非实用，纯粹显示其观赏美的年画、剪纸、泥塑等，更是在民俗中大大发挥其美化作用的民间艺术品。

以上就是我的感受，算是触景生情，不禁追忆起来的往事。东拉西扯，权当作与有同感的读者共鸣

晋南民间美术展览会后，临汾、运城两地区有关负责同志，就准备出一本资料集，并约我为这个集子写一篇序言，我出于对乡土风情的神往，就答应下来。当我们为此向分管工艺美术工作的阎武宏副省长请示报告时，武宏同志赞同地批示：“花钱不多，影响不小。”这句话可以说既概括了出版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又是取这个书名的重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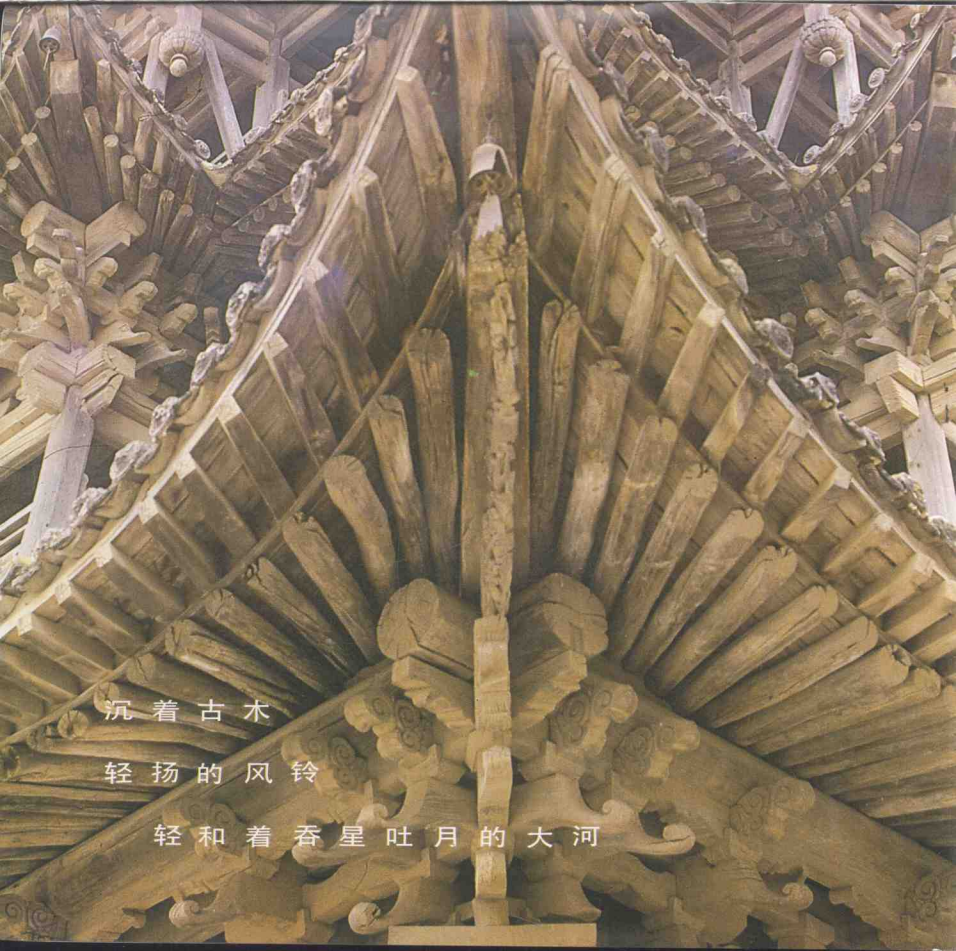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四月于临汾

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

袁光





沉着古木

轻扬的风铃

轻和着吞星吐月的大河

生于斯，作于斯，
乐于斯，安于斯。

中华民族世代繁衍于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民情风俗，皆成灿烂文化。





爆竹一声除旧 桃符万户更新

过年摆火塔，是晋南的风俗习惯。

传说姜太公封神，忘了封自己，却把老婆“九头鸟”封为不知名的小神。“九头鸟”白天不出巢，黑夜到处巡飞；叫声如小孩啼哭，有时直叫至吐血方止。人们恶其声，咒其为“丧门星”。腊月三十日夜，天最黑，太公要回家过年，玉皇有令：“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九头鸟”不得不远走高飞。人们为了驱赶“丧门星”，家家户户点燃火塔，把天空照得通亮。

年的由来

这是一个“年”的古体字，以金篆刻何沿用此体。年的由来，还得从古代气候与历法说起。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华民族，对气候变化有特殊的敏感性，反常天气带来的灾难，给人以惨痛的教训。在科学落后的远古时代，人们只能祈求神明的护佑，他们把天降的种种现象，都视作是某一种神灵的幻变。对于土地同样如此，因而对于更加神秘的土地祈求，予以虔诚膜拜。至今在民间习俗中还可看到这样的痕迹。

天高悠明

土能生万物

地厚载山川

地可藏万祥

花纸报春

这似乎是以漫长多少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和企望。但早先民们毕竟在对天降的观察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其固有的规律，和掌握它的季节变化的顺序，因此，就产生了历法，并以此作为农业生产时序根据，我国的传统历法至今被称为农历，农历正月初一就是过年。



报春的花纸

过去在年货中有种神秘的东西，就是灶君头上的“历头”和《黄历》。时至今日，虽已演变为五彩缤纷的挂历、台历和电子历等等，但对于新春花纸曾代表着最早的“物候历”，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晋南早就流行的拂尘纸上的扣碗图案、鹿头角和老鼠上灯台等等窗花、剪纸，便都是夏代记岁授时的一种历法。“鹿鹤同春”这种传统主题纹样，以闻喜县至今还保留的“鹿头角”剪纸堪称典型。

据文献记载，鹿头角在冬至这天自行脱落，逢有鹿茸孳生，乃是受太阳影响从“候兽”身上反映气候变化的一种自然现象。冬至这一天，太阳经过黄道上最南的一点，昼最短，夜最长，但气候变化已动于至微。（因为自此以后，便是昼渐长，夜渐短了。）杜甫诗云：“冬至阳生春又来”。就是说一岁岁春的开始，在冬至这天就萌发了；到了冬至，即所谓“阴极而阳至”。（阴：冷，阳：暖，）民谚说：“腊七、腊八，冻死老鸱。”即是“阴极”的反映；又说：“腊鼓鸣，春草生。”则是“阳始至”的反映。这就是在严